

■图片故事

香甜的年馍

□张建树 文/图

在我儿时的印象中，进入腊月，意味着过年就进入了倒计时。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馒头，孩子们一天天盼着指头盼着新年来到。

曾记得每年进入腊月二十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蒸年馍。想起蒸年馍，我就想起了贫穷而快乐的童年。

蒸年馍是我们豫东农村人的传统习惯，老人们说，整个正月里都不兴做馍，一定要做够吃到二月二的。那个时候农村非常贫穷，吃的都是粗粮，诸如红薯干、玉米、高粱等，蒸年馍的时候不外乎蒸些玉米面、豌豆面团子之类的馍，只蒸少量的白面馒头和一个团圆馍。

蒸年馍不是一个人的活儿，邻居们都是相互帮忙。到临蒸的时候，大家会不请自来，和面的和面，烧锅的烧锅，蒸馍的蒸馍。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，有说有笑，热热闹闹。



蒸年馍需要旺旺的火，可别小看烧火这活儿。这烧火还是有很多讲究的，不会烧的，十有八九会洋相百出。揭出来的馍，外边焦里边生，外层苦的不能吃，里边却还是生面糊，即使重新放回锅里做，做出来的馍也又难吃又难看。

可会烧火的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别看不慌不忙的，斜躺在锅门前的柴堆上，帽檐盖着额头，翘着二郎腿，嘴里叼着一根烟袋，悠闲悠哉“吧嗒吧嗒”地吸着烟，可心里有数。先是大火烧，等烧的差不多了，立即抽掉锅灶里的柴火，转成小火、文火，闻闻锅里飘出的丝丝香味，赶紧停火，又继续躺在锅门前吸烟。等一袋烟吸完了，锅里的馍也焐好了，开始揭馍。做出的馍不但暄而好看，而且十分好吃，不论是杂面、白面蒸出的馍，吃在嘴里都十分筋道。

蒸年馍的时候，孩子们围在

好面馍（馒头）旁，就像一圈守候的小燕儿似的，两眼巴巴地盯着白面馍，嘴里的酸水“嘟嘟嘟”地往下流，趁大人一眼没看见，就贼似的赶快伸手揪上一点白面馍吃，被大人看见了还要挨揍。

大人们轰小猪仔似得往外赶，孩子们就是不肯离开半步。等把馍蒸完以后，主人首先拿起一个热腾腾的白面馍，款款来到大门前，念念有词先敬好各路的神仙，之后转身回到屋里，才分给孩子们吃。

现在的人们一日三餐吃细粮馒头，对白面馍似乎没有特别的食欲，可过去则不然，那时候人们因为穷，吃的最多的是杂面馍，只能盼到过年时才能吃上几天白面馍，因此吃起来分外香甜。

不知怎的，同是一样的白面馍，现在吃来却索然无味，远远没有过去那样可口……

■青春岁月

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

□陈浩 文/图



课文一遍一遍地读给我听，怕我跟不上学校的进度，他又从“b、p、m、f”开始教起，不厌其烦。三个月后，我能读古诗了。半年后，我能慢慢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了。两年后，我能够不错一字地读完一篇两页的课文。四年后，我能镇定自若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绘声绘色地讲故事。看到我的每一点进步，哥哥比我还兴奋，他说，我就说吧，你能行的。

每年的寒暑假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因为这时候的哥哥，总会给我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。有一阵子，我特别想吃鱼。哥哥说，简单呀，我去钓。他找来别针，然后用石头敲打成鱼钩，问母亲要点缝被子的线，在屋后砍了一根细细的长竹子，不多会儿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根钓竿，我耻笑他：你这能钓到鱼吗？他肯定地点头。没想到傍晚，他果真拎了两条一斤来重的鱼回来。那个夏天，我在鱼汤的滋养下，身心都特别畅快。

哥哥比我大三岁，小时候，我是哥哥的跟屁虫。在哥哥的带领下，捉泥鳅、爬树、掏鸟蛋，我一样都不比同龄的男孩子逊色。7岁那年，我和父亲一起去省城，半路意外遭遇车祸，在父亲死命保护下我才得以逃生，但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自此，我便再也不喜欢说话了，后来渐渐有了口吃的迹象。

一句简单的话，要重复好几个词，这越发让我不敢开口。

在我被小伙伴们耻笑的时候，哥哥总是将那些坏孩子赶开，然后用稚嫩的身子挡在我前面，告诉我：

“不怕，有哥呢，咱慢慢改。”

自此，我便再也不喜欢说话了，后来渐渐有了口吃的迹象。